

父亲说谎

父亲是出租车司机，跑夜班是常有的事，但有个规矩——晚上九点准时下班回家。

一天晚上，很晚了，父亲推开家里的门，他面如土灰，喘着粗气，额头上满是豆粒大的汗珠。其实，父亲回来前，我和母亲还在谈论父亲的车友彭叔叔患尿毒症的事。看到父亲这样，母亲关切地问咋了。

父亲结结巴巴地说：

今天，天已通黑了，我一看表九点半了，正准备回家。突然，一个穿戴奇怪的中年男子拦住了车，说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因重病刚被送进了医院，他要打车去医院。我没有多想，让他上了车。

可谁知，当走到半路，那男子看四下无人，从包里掏出一把匕首，顶在我腰上。

我当时就被这场景吓坏了，脑子嗡嗡乱响，连忙说大哥有话好说，先把匕首放下。他让我把从银行取的钱都拿出来，我当时呼吸急促，慌忙说这是俺孩子的学费，那男子把匕首顶得更紧了。我很害怕，万般无奈，把那八千六百块钱给了他。他让我把车靠边停下，就趁着月色急忙向郊

区跑去了。

我连神儿还没有缓过来，吓得就驾着车往家赶。

熟料，父亲的话母亲根本不信，当即破口大骂：“龟孙子，我还不知道你，编瞎话找亲戚朋友借钱，都借遍了！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赌博又把钱输光了？”

看到父亲坐在沙发上，不知所措，精神又那么恍惚，母亲就变了腔调，大喊：

“我咋这么倒霉呀，嫁给你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啊！”母亲见父亲确实跟往常不一样，就摔门进了卧室。对于这件事，母亲似乎也没有再深究。

但摆在父母面前的最大难题是，我们

姊妹仨这八千六百块的学费怎么办？全家陷入了窘困。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、低声下气找亲戚朋友借钱、父母没日没夜地加班……早已忘记这么灰暗的一年，我们家

是怎么过去的。也就是这一年，成绩一向

优异的大姐辍了学。

往后的十几年里，我们姊妹仨都很少

跟父亲说话。因为我们感觉是这个男人让

家里变得那么窘困，让大姐辍了学……

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大部分记忆都被时间这条河流冲淡，或者冲没，但对父亲我一直耿耿于怀，即使那种捉襟见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过年赶集，碰到了父亲的老车友彭叔叔，那种十几年未见而激发出的亲切感油然而生，互相拉着手嘘寒问暖。慢慢地谈到了父亲，彭叔叔两眼发红、激动地说：“你父亲真是个大好人，那年我患尿毒症，要不是他借我八千六百块钱，我这条命早给阎王爷了。那是他勒紧裤腰带，省吃俭用攒下来的，听说是为了给你们仨交学费的。他把钱都借给了我，也不知道那年你们仨的学费是怎样交的……”

那一刻，我的脑子嗡嗡响。听了彭叔叔的话，我脑子里画了个大问号。

回到家，我满怀疑惑地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，父亲只是微笑着淡淡说了句：“这些年，我们过得不也挺好嘛。”

看着这个让我曾经心怀敌意、年过半百的男人，我鼻子一酸，泪流不止，冲进他怀里嚎啕大哭。

(焦中跃 淮阳中学)

浅浅的幸福

进入假期，生活节奏慢了下来，有了更多与儿子在一起的时间。清晨儿子陪我去晨练，边走边聊。儿子一边听着他喜欢的流行歌曲，一边向我介绍他所崇拜的明星的生活点滴。大多时候我只是静静地听着，我知道儿子世界里的一些角落暂时我可能无法到达。高出我半头的儿子绘声绘色地谈论着他的世界里的事情，听着儿子爽朗的笑声，我不由得想起一年前……

一年前我和儿子每天都处在战争的硝烟中，每天放学一到家儿子就打开手机，摇头晃脑地听一些我无论如何努力都听不懂的歌曲。每次看到儿子沉浸在“醉生梦死”的歌曲里时，我都异常烦躁。我和儿子的分歧越来越多，当我想辅导儿子学习时，他不理不睬；给他买衣服时争论更激烈，每次都是不欢而散；双休日他沉醉在网络游戏里，我再也找不到与儿子的共同语言，原来那个黏我离不开我的儿子哪儿去了？

与儿子语言的交流越来越少，和儿子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。这不是我要的母子关系，怎么办？处于青春期的儿子是不会让步的，那我只有改变自己了。儿子长大了，对很多事物的认识都有了自己的观点，这是好事呀！我为什么非得强迫他停留在我一厢情愿的世界里呢？于是，我不再和儿子说起学习的事，时不时地会问一问他最近喜欢哪首歌曲、班里都有哪些有趣的事……家里的硝烟味慢慢消散。

晚饭后儿子陪我散步的时间渐渐多起来，有时他会主动向我说起学习上的困惑，聊起成长中的一些烦恼，这时我都会心平气和地说自己的看法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生硬地强迫儿子接受我的观点。

我逐渐认识到，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为什么我们非得为孩子设计好未来生活的蓝图，然后强迫孩子长成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呢？大树有大树的高大魁梧，小草有小草的鲜嫩翠绿，我们为什么要逼着小草长成参天大树呢？

有儿子陪伴的这个清晨，我感觉很快乐。

(万世英 周口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)



感于井冈山学习时的一场报告

6月17日下午，“追忆前辈的人生坐标、红军后代授党课”活动在江西干部学院开始。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把罗章将军之女罗晓露请上了台。

罗晓露在回忆父亲的革命斗争生涯中，突出讲了立党为公的好作风。罗章将军13岁参加赤卫队，跟随彭德怀负责后勤供应工作。一次战斗中他所在部队被敌人打散，罗将军把自己挑的军饷藏到一个隐蔽的地方，就四处去找部队。在寻找部队期间，他忍饥挨饿，没有动箩筐内一块银元。

罗晓露讲，父亲戎马一生，事事从严要求自己，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。战场上他冲锋陷阵，杀出了威风。为保卫延安他多次荣立战功。在南泥湾大开发中，他专门定制了一把8斤重的镢头，带领三五九旅战士在短短的时间内，开垦出土地3000多亩。因劳累他患上重病，仍坚持开荒种田。一次他从马背上摔下来，伤得上不了马，马通人性，就回到旅部找人。旅长跟着马找到她父亲时说，“罗政委你是真的不要命了”。

毛主席曾亲笔为罗将军题写“以身作则”四个大字。表彰会上，毛

主席三次念到罗将军的名字，让他上台领奖。可罗将军认为是同名同姓的其他人，直到身边的同志提醒，他才走上了领奖台。罗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不图财，不为名，心里只装着革命。罗晓露话音刚落，哗——学员们的热烈掌声就响起来了。

罗晓露继续说，1955年，她的父亲被评定为将军后，在住房和生活上一直还享受师级干部的待遇，同事让他找领导反映情况，可他从来没有向组织说过一声。他对待家人特别严格，从不允许家庭任何人搞特殊，就连看电影也让家人步行到影剧院，从不让搭乘他的车。

罗晓露最后讲到，不搞近水楼前先得月，是每位革命前辈共同的特点。邻居王伯在军委负责全军军校招生，女儿参加高考，仅少了0.5分，就被他拒之校外，下乡到东北农村劳动。那时党风正，得民心，人民称颂。可现在发生了变化，她相信通过党风廉政教育，党的好作风一定还会在所有党员干部身上得以体现。

哗——掌声经久不息。党的好作风还会在所有党员干部身上得以体现，讲到了学员的心中。

(牛腾明 淮阳县财政局)

拾到手机之后

周日上午，带儿子上街买菜，走到小区门口拾了一部手机，当时并未多想，随手交给了看大门的阿姨，嘱咐她注意接听电话待失主来寻。

家人知道后，责怪我多此一举，把手机拿在自己手里等失主来寻也是一样，又何必交给阿姨，万一她……

我当然不赞同，认为自己是在带头弘扬拾金不昧的正能量，身体力行地去影响身边人，在儿子的心里播下了一颗善的种子，并给予了阿姨足够的信任，相信她会妥善处理好此事的。

说归说，辩论过后心里竟有了杂七杂八的想法：那手机看起来还不错，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到，就是自己不用，送给孩子或老人去玩去用也不错。呀！呀！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！掌嘴！掌嘴！别说做不出来，就是连想都不能想，“慎独”的教诲和“四知”的典故都忘了吗？可是，万一阿姨也有这样的想法并据为己有了呢？那我的好意岂不付诸东流了，我又该如何才能保证手机完璧归赵呢？要是当初不把手机交给阿姨就好了，由我负责还给失主，也不至于当个无名英雄……

思来想去，竟然晚上临睡前还不能释怀。

周一上班路过小区门口，阿姨老远就向我汇报：昨天电话接通没说两句话，就听到电话里面说不用慌了，不用慌了，是咱门口大姨的声音。原来是邻居矿子的手机，顿觉释然。

(徐常青 淮阳县委统战部)

专题片拍了以后

前几日，我们局拍了一个非公党建的专题片，省局督查组来检查时播放了，受到省局有关领导好评。

一次，局机关工作例会上，又播放了一次。就有闲言碎语了：

“哼，非公党建是工商部门的主职工作吗？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”

“种了别人的地，荒了自己的田。”

“吹得有点大了，省局领导都知道了。”

“还不是想借机往上爬……”

县非公党工委的小郭，是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，也是拍摄专题片的主要负责人，听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：“你说，在单位里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，咋那么难呢！”

后来，听了一位叫智君的老同事的一席话，小郭释然了。

智君说：“没有高山，哪显平地。没有落后，哪衬出先进，先进就是给落后做榜样的。素质高低，一语判之。”

又说：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”

还说：“重要的是走好自己的路，干好自己的工作。”

再说：“一个单位总有那么三种人，一种是干事儿的人，一种是旁观的人，还有一种是背后说闲话的人。但，第一种人居多。”

(陶宗海 西华县工商局)